

辰溪文庫

3



H82/29

辰溪文史

第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湖南省辰溪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

审定人员	谢世祥	刘际银	田连清
责任编辑	李绍奎		
编 辑	刘际铨	刘翠云	
校 对	李绍奎	刘际铨	刘翠云
封面设计	张德成		
封面题字	杨 帆		

目 录

历史事件

倒伏淘金案.....	张尊五	1
辰溪第二届省议员的竞选.....	杨慎斋	3
两驱谈俊时.....	向绍敬 刘一民	7
同室操戈 全城虚惊.....	杨慎斋	11
张包宗派械斗始末.....	太 辅	13
吴展纶抗匪事略.....	胡德仕 谭文定	25
	李永钊口述	
张玉琢匪部血洗龙蟠溪.....	曾求玉口述	31
朱叔涛之死.....	张孟博	34
曾延贵为什么被杀害.....	谭政友	39
熊桂清西园毙命.....	向绍敬 毛昌太	43
	唐长喜口述	
辰溪妇女的抗日活动.....	县妇联	47
忆横渡长江的我.....	唐吉祥	50
记刘际峰等的一次被捕.....	张尊五	54
曹汝洪等被伏击丧生.....	刘际铨	56

谢宽口	刘际铨 刘明德	59
暂六师师部逃窜麻阳	舒大绥	66
辰溪田赋粮食管理处	张尊五	69
辰溪军粮运输分站	田文彩 口述	73
“国防军第一军”军需二三事	张庸民口述	78
旧社会征兵抓丁的黑幕	张尊五	81

人物春秋

米贤松先生事略	米汉卿口述	85
张定国生平事迹述略	张庸民	89
	金全 张德钊	
回忆堂兄汤长宽	杨慎斋	93
姚本炽烈士传略	姚丰谷	97
革命烈士刘支浩	吕岳汉	101
怀念先父肖继何	肖若风	103
张华国先生小传	李泽武 谭政友	109

文化教育

解放前辰溪书报管窥	张孟博	115
解放前辰溪书店梗况	张必函	118
辰溪丝弦概述	唐运善	123
龙岗小学简史	罗湘	147
辰溪城垣考略	刘明裕	150

工商陈迹

辰溪桐油业简史·····	张庸民	153
解放前辰溪南杂业·····	朱元龙	157
辰溪乌油号述略·····	张太迎	159

社会轶事

解放前辰溪妓院略谈·····	张一帆	刘明安	162
	文英	梁玉珍	
铜山地方春节习俗拾零·····	唐	俄	170

文史点滴

县城二、七场的由来·····	杨慎斋	174
抓壮丁事两则·····		176
古枫·····	刘明裕	178
丹山寺二僧·····	张孟博	180
丹山寺祭·····	刘明裕	181
辰溪瑶族·····	蒲怀甲等	185

其 他

读遗著 忆往事 慕高风

——忆优秀翻译家、散文家、诗人丽尼

.....肖建中 188

征稿启事

倒伏淘金案

张 尊 五

清末轰动全县的“倒伏淘金案”，小时候曾听父亲说过，是我伯祖父张乾符一手炮制的。

我张姓始祖由江西吉安迁来辰溪倒伏定居，后四子孙繁衍，先太祖张镜公率妻、儿转徙火马冲龙来坪安家。先太祖生有四子，绰号金大爷、长二爷、多三爷、享四爷。伯祖父张乾符即长二爷，从师制艺，考取廪生，九个儿子也先后入庠庠，特别是四子文卿乡试举人及第，五子勋卿入两湖书院就读。光绪初年，长二爷合家迁居陈家人（后名新屋人），有钱有势，垄断乡曲，连官府都惧怕他三分。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辰溪雨旸失时，灾情惨重，倒伏农民在村边垦地度荒时发现金砂，淘之，日可得数钱。消息传开，黄溪口和溆浦茶陵一带灾民，以及附近各县排工、纤夫相继前来，云集于螃蟹山、人形地、油炸岩等地掘井淘金，多时竟达千人许。

伯祖父张乾符见淘金有利可图，分外眼红，顿起霸地和侵渔灾民之心。他到处扬言倒伏是张姓发祥地，螃蟹山一带

是张氏祖茔，掘井淘金会破坏风水，斩断龙脉，对张家后代极为不利，随即强令禁止继续采掘。

其实，张姓祖茔距淘金地有一里之遥，挖金者的锄头并没有碰到坟山，群众对张乾符横加干涉的行径置之不理，这下可触犯了他的尊严，马上召开族人会议，诡称淘金者侵袭其祖茔，纠集一批流氓打手，并煽动不明真象的火马冲、柿溪等地张姓青壮五百余人，手执火铳、九箍炮、抬枪、大刀、梭标等武器，气势汹汹地向淘金者兴师问罪。

一场罪恶的血腥屠杀开始了，张姓族人蜂涌而上，刀砍棍打，火铳、土炮齐鸣，淘金者当场毙伤数人。随之吓得四散奔逃，张姓人穷追不舍，致使二十余人被击毙或坠河溺死，三十余人重伤，轻伤者更是无以数计。张乾符为了逃避罪责，除将尸体剖腹填石，沉于河底，以消尸灭迹外，还从祖坟上挖出一块破旧墓碑，抬竖于金井的旁边，作为该地是张氏祖茔的证据。

惨案发生后，受害人亲属纷纷赴县衙鸣冤告状。知县黄国琼与张乾符四子文卿同科，交往甚密，五子勋卿在两湖书院的同学夏提督之子又从中斡旋，黄知县始则尽力庇护，不加追究。后因亲属连日哭诉不散，案情真象在群众中广为传开，罪行昭著，众怒难犯，黄不得已才出票拘拿十余名首犯归案。杀人偿命，天经地义，但黄知县却从轻发落：责令肇事者出钱安葬死者和抚恤亲属；杀人元凶判处流刑（发配充军）。张之六子凤畴是凶手之一，经賂以黄金五两，黄即暗地予以释放。在打官司期间，张乾符二房有人有势，投机钻营，出钱的事就落到其他三房人身上，我父亲张德乐就是为淘金案赔款破产而迁居县城谋生的。

辰溪第二届省议员的竞选

杨 慎 斋

北洋军阀统治中国时期，为了粉饰政局，欺骗人民，打着民主幌子，建立三级制议会：国有国议会，省有省议会，县有县议会。选出的各级议员，名为人民之代表，实是政府的傀儡，各级议会只不过是大小军阀手中的所谓民主式工具而已。

湖南省近百年大事记（第一辑）载有第二届省议员名单，其中有我县的肖隆湘、胡濯汉。现就我县当时选举省议员情况，概述于后。

一、省议会议员的产生

省议会的议员，是根据全省所辖的各县、市的人口数，按比例计算，分配其名额。我县定省议员两名。产生办法是由全县选民投票，获选票多，才能当选。当时规定选民条例，凡是中华民国的男子，年满十八岁（不被剥夺政治权利者）的公民均有选举权。女子是没有选举权的。

1922年，我县召开第二届省议会选举大会。（第一届是

1915年召开，议员任期六年）省议员的候选人必须通过选民投票、才能当选。

省议员的物质待遇是很优厚的：月月薪银洋贰百块（当时可买稻谷二万六千斤），并有办公费，夫马费和听差员一人。此等享受，令其权门巨室，垂涎欲滴，故我县参加竞选的杨鸿周，胡濯汉、肖隆湘在1921年就大肆活动起来。

当时规定被选人具备的条件是：学历，清代秀才以上，民国中学以上者；经历，确属当地有声望的知名人士，符合民情舆论者，年龄，满二十五岁以上者。

二 县竞选省议员的人选及其活动

1、杨鸿周（鲁峰），时年四十二岁，辰阳镇欧家巷人，清代廪生，县农会会长。他与县属各乡，乡属各团首脑都有交往。并雇请专人，同各乡团联系选票。凡有代表性的选民，日来就食者，常达百人以上，时约三月之久。如真正按选民投票，杨是足能操胜算的。但他单靠选民力量，不愿枉尺直寻、奉迎当权的军政首脑，又不与县议员通关节，故最后败北。

2、胡濯汉，时年四十五岁，我县桥头乡周王胡村人，某陆军学校肄业，当过军官，与我县当时驻军首脑，关系密切。他有枪杆子靠山，又拉拢县知事（县长）且与县议长有深交，钩挂三方，安有不当选之理？

3、肖隆湘，时年二十三岁（根据沅陵八中毕业同学录推算），我县龙头庵肖家人，沅陵第八联合中学毕业，按选

举法，他是不能参加竞选的，但他家是辰溪巨富。拥有水田约一万亩。用巨金贿赂县军政的当权者，且与县议长勾结，巧不可阶，面面俱到，更有上辰溪（今黄溪口区和怀化市部分地区）的全部选民为基本，故对选举颇占优势。

三、组织选举省议员

1922年3月，县知事张家勋（沅陵人），驻防军营长杨永清（芷江人）、县议长杨海珊（辰溪柳树湾人）三人组成管理小组，主持选举工作，大概分工是，知事张家勋、议长杨海珊监督选民投票事宜；营长杨永清率武装维护治安，保卫选举，以防意外。

第二届省议员选举日程为三天，投票地点设于武庙（今交通局）。开始那天，天气晴和，上午八时许，选民纷纷入场。余年十三，代先父出席选举，入场时，已有老少约百人，唯余童子，未见主持领导人员，仅有三人守着票柜，伺候发票。这时，姚继虞先生持票高举，说：“票选杨鸿周，请大家注意！”刘运介先生在旁附和：“哪位不会写的，我可代书。”于是大家要求发票，司票者就开柜发票，大家围着抢票，我亦鼓劲挤到票柜边得了一张选票，退到静处投了杨鸿周一票，送入选票柜中。这时入场的人越来越多，包围着票柜，有抢的票多、有抢的票少，有自己写票的，有请人代写票的，真忙得不亦乐乎。这一批选民，大都是投杨鸿周的。我想，看样子，杨鸿周有获胜的希望。约两小时后，知事张家勋、营长杨永清、议长杨海珊等率二十余武装走进会场，随即布置岗哨，张家勋登堂说：“大家守秩序，愿选哪

个就选哪个，不要团聚串同选票。”说完话后就分派武装，监督投票。有位军官板起面孔对我说，你太年幼，无选举权，来此作甚？快快离开。这样我就走出会场。这天下午，我听说姚继虞、刘运介、杨毓灵等人因为杨鸿周竞选卖力被押进牢里。晚上先父杨筱儒同刘宗周先生（又名刘金华，时为劝学所所长，为杨鸿周的智囊之一）在我书斋内私谈。先父示意，我即退出，略闻“选举失败，姚、刘、杨被押，后还会有其他危险。”以后，他们附耳低语，我就听不清了。

次日黎明，杨鸿周、刘宗周雇舟去省避险。上午九时许，我复去武庙，见有两个枪兵守卫门口，选民持证出入，进行投票。我仰视武庙门墙上贴有县知事公署布告，其大意是，兹有杨鸿周乃本县知名人士，当自尊自重。孰知为竞选得手，用卑污手段，唆使其门客姚继虞、刘运介、杨毓灵等人，竟敢当场威逼选民，代书选票，夺其主权……实属违反法令，捣乱大会秩序，情节严重。本知事为维护法纪，办好此次选举大事，当场将杨继虞、刘运介、杨毓灵等三人拘押，以资警戒而禁效尤。看完布告，见出入庙门的选民仍络绎不绝，大都很陌生。十时许，二舅刘介甫从庙内出来，对我低语，说：“今天投票，都是写肖隆湘，胡濯汉，简直是一色青。你回去吧。”

几天后，县衙门（现胜利公园门前）出榜揭晓，肖隆湘得票最多，胡濯汉次之。二人当选为我县之省议员。

两 驱 谈 俊 时

向绍敬 刘一民

民国十八年（1929年）二月，衡山（一说衡南）的谈俊时来辰溪出任县长。

谈俊时，酷好货财与女色。他在任辰溪县长时，今晚宿于土娼张家，明夜卧于土娼李家。更有甚者，谈还常把二、三娼接到县署恣情玩乐、同宿。作为一县之长，这种荒淫声色的无耻生活，理所当然地引起人们的极大愤懑。当时有“民国的县长不管夜事”谚语，就是讽刺谈来说的。县太爷的正常薪俸，数量究竟是有限的，那能供其无穷淫乐之用，加之谈的嗜财本性，于是利用其手中的权力，多方面不择手段地大肆搜刮钱财。举其大者，一次就以过境部队筹集粮糈为由，私吞县义仓的防饥储备稻谷一千担，计十三万余斤。当时清和乡乡长万晓峰，家道殷实，谈主观认为这是一奇货可敛，假以认亲为名，示意万拿出贰千块银元，以济急需。万因谈勒索款项过巨，婉言拒之。随后，谈以万贪污害民为借口，拟派武装数人将万逮捕解县，使万就范，不料万事先得知消息，迅即星夜来城，问计于刘季东。刘为人侠义，对官府素来是持批判态度，对乡人受冤压事，常代为申

辩上诉，敢于担风险，不计个人安危。谈俊时在辰溪的胡作非为，城乡人们早已发指，刘于此更是义愤填膺。但俗话说得好，“告官如打虎”，不是虎死，就是人亡，这是非常危险的事。为了伸正义，正吏治，苏民困，驱谈势在必行。刘有鉴于此，就不顾身家安危，毅然同万秘密赴省，把谈执政的种种劣迹，一一详列于状纸中，向省府控告。经查证，谈俊时的诸多害民事，全部属实。当年八月，省府明令撤了谈的辰溪县长职务，委派陈世琰（湘潭人）接任县长。

谈俊时被撤职后，自知劣迹昭著，生怕城乡人们追查，遂不办理移交手续，就私带县府大印潜逃，期冀他日东山再起。

谈俊时任辰溪县长，时间虽只有半年多一点，但留下的肮脏历史有二：一是他贪财好色超人，自非牧民者，结果是理应被辰溪人们所驱逐；二是拐印潜逃，创辰溪县政空前丑剧，也为九年后邑人再次驱谈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当然，这也是谈当时意料不及的。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秋，抗日战火，逐日内移，武汉吃紧，长沙告急，省府西迁沅陵。这时谈俊时不知通过何种关系，迁沅陵省政府任命他重署辰溪县长。谈接到任命后，内心极度兴奋，心想这次重长辰阳令，不仅可以再次大敛其货财，而且可报当年被驱之仇。就这样，谈迅即率领亲信爪牙，驰赴辰溪，下榻原辰溪汽车站后面交通旅馆，准备接移交，视县事。

谈俊时重长辰溪县长，这一晴天霹雳，顿时震惊城乡，邑人争相奔告，街谈巷议，群情激忿。时城乡人们，自发地掀起第二次驱谈运动怒潮。中共辰溪县委，为支持民众，驱

逐贪官污吏，有利于抗战，决定请县抗日自卫团副团长陈策（时为中共湘西军委）出面，组织领导人们驱谈运动。

为使驱谈运动收到预期效果，事先作了充分部署和明确分工：书写标语，散发传单，由青年王少佛、刘润章、朱元臻负责；奔走联络，互通情报，由向绍敬（中共地下组织成员）负责；驱谈的文字工作，统由刘季东负责草拟。辰溪的《捷报》、《逐日新闻》上连续揭露谈俊时前次主辰的种种劣迹，扩大逐谈的舆论范围。陈策出面，商请原县长朱毓麟缓办移交，以免谈俊时一朝掌印，胡施淫威。原县长朱毓麟在强大的反谈怒潮中，为自保计，同时也为自己的帮派——政学系利益，打击敌对帮派——CC系，答应了陈策的请求。以办移交要时间为借口，对谈的移交采取拖拉办法。驱谈运动所需各项费用，不管多少，统由万晓峰全部负责支付。这次耗资约三百余块银元，较第一次驱谈耗资多三倍。在驱谈的状纸中，领衔的是向绍轩（省立桃源女中校长）和马公武（辰溪巨绅），继面陈策、朱叔涛（县商会会长）与张季甫（惠民煤矿经理）、刘汉光（县立简师校长）等多人签名盖章。并公推向绍轩与马公武两人去沅陵省府为民请命，将谈俊时任内公文印盖和陈世琰的公文印盖呈送省府，证明谈在辰溪任县长时，确系拐印潜逃。在铁证如山，群情激忿面前，谈的后台、CC系高层分子潘公展，无可奈何只好对向、马两人表态，谈真不够一个收民者的起码条件。

谈俊时第二次来辰，心想挟君命以收民，谁敢拒命，何况还有辰溪县党部首胸张鉴昭（沅陵人）系我CC系中人，接任县长，自然不成问题。谁知事实恰恰相反。谈下榻辰溪不几天，见辰溪各界人士都口诛笔伐地反对他再次主辰，深

知美差难以玉成，但又不甘就此被逐，旋即耍出一条诡计来：利用辰溪人治辰溪人。谈私下许愿，封张××为县财政科长，刘××为县教育科长。张××嗜财如命，是辰溪高利贷的典型，且不学无术；刘××有吸食鸦片的陋习，且终日作方城战，人品极劣。张、刘两人在辰溪各界人士中，早已声名狼籍，不为人齿。驱谈的人们，得知谈俊时这一花招，随即发动部分青年向绍敬、刘润章、麻义立等多人到张、刘二家，责问谈任命你等为科长事，是别有用心的。为虎作伥，你们愿意吗！？张、刘自惭形秽和免遭各界人士怒斥，随之离家外出。谈的这个花招，亦在邑人面前，彻底破产。

同年十月，省政府迫于事实与民情，破天荒地收回任谈俊时为辰溪县长的成命。另命文子纯（湘潭人）接任县长。历时月余的第二次驱谈运动，胜利结束。